

第十一回 說風情互諧得趣 理絲桐迭奏談玄

話說小桃去後，玉娘對文新道：「霍家表妹慕你才名，前日已著老姥來對母親說，要請我同你去賞臘梅，是母親不允。近日聞表妹染些微病，久欲差人去問候她，不料她寫書要接你去。我想若不放你去，又在表妹面上不好意思，若要放你去，又恐不便。你和翠樓商量，還是怎麼好？」文新道：「只憑小姐的主意，我二人如何能決得？」玉娘道：「我想臘月初三日，是表妹誕辰。備些賀禮，令文新去侍候她一日，伴她一晚，明日就差人去接回家。你們道是也不是？」翠樓道：「這極是了。就把送來的臘梅，插在瓶內罷。」

文新偷空與翠樓到下房去，把昨夜之事說與翠樓聽了，大家笑了一場。看看日落西山，又是黃昏時候，飲酒之間，文新悄悄戲玉娘道：「賢卿多用幾杯，以助枕席之歡，可以壯膽受敵。」玉娘低低應道：「昨夜畏冷，誤引狂蜂入門。今已知得，自當擯斥，誰許你再歷桃園！」文新道：「小姐你莫色厲而內荏，口裡是這等說，心裡卻不知如何念我哩。」翠樓道：「你兩個說什麼知心話，如此稠密？」玉娘道：「是說你前夜是非，我不肯聽他，你道他是個好人不是？」翠樓就暗想自己之事，料瞞不得，也笑道：「文新果然不是好人，他方才竟把小姐昨夜的是非，說與我聽。我決不去睬他。」文新笑對她面上一啞道：「好油嘴，誰對你講？你不過是恨寂寞今晚，卻來油嘴弄舌。」

彼此說說笑笑，吃完了夜飯。翠樓偶然小解。玉娘乘間對文新道：「你我之事，已被翠樓曉得，今夜不好留你同牀了。」文新道：「賢卿差矣。今日之事，雖名分主僕，義實倡隨，何必避嫌？」玉娘道：「話是這等說，若今夜仍伴了我，則彼何以消遣？」文新將手勾了玉娘香肩，說道：「小生有個善處的法。」玉娘道：「你有何法？」文新道：「今我三人已是同枝連理，和合百年。大家俱在你房裡，共枕同寢罷了。」玉娘道：「羞人答答，怎好如此睡得。」文新笑道：「一回生，兩回熟，羞得什麼。」

正說之間，恰好翠樓走到面前。玉娘忙把文新推開，文新只是不放。翠樓笑嘻嘻斟了兩杯茶，用兩手送與二人吃。玉娘就接一杯，文新將右手也勾住翠樓的香頸，把口來呷這一杯茶。翠樓道：「你且放手，我要睡，讓你二人受用。」文新笑道：「今夜你也受用了。」就便附在翠樓耳邊說道：「你我之情，小姐已洞然了。只今夕為始，我三個吳越一家，同共枕席。」翠樓只推不肯，要走開去，被文新把鞋子脫下放在牀頂，即將燈火吹滅，先來替玉娘把衣脫了，又替翠樓解了鈕扣，脫去上下衣服，同入帳幔。當夜先抱玉娘，次及翠樓，循環戲耍。雲雨既畢，文新居中，玉娘居內，翠樓居外，交股而睡。彼此三人，日則賦詩論史，夜則燕侶鶯儔，如魚得水，自不必說。

到了臘月初二日，晚間同睡。翠樓道：「明日郎君要到霍家去，小姐還是叫他當日回轉，還是聽他住一宿而回？」玉娘道：「若論他去，我們冷靜片刻，不也是好。只是霍家表妹，慕他已久，此去自然要留他，當日是不能回的了。」文新道：「我若不去，恐霍小姐怪了賢卿。若要去，又怎捨得你二人？好難為情。」玉娘道：「說不得，在表妹面上，又是決要去的。你若到霍家，切須要老成，不可多吃酒，露出馬腳來，不是當耍的。」文新道：「我自然理會，不用吩咐。」說罷，大家各自要睡，因是明日要相別，各談及心事，比別夜更見投機，足足一夜不曾合眼。天明起身，梳洗畢，玉娘備得禮物停當。又要寫一封書，交與文新帶去。玉娘、翠樓送他下樓來。即走到後堂，文新辭了玉娘，又看看翠樓，六支眼睛覷著，依依的出後堂去了。玉娘與翠樓行一步懶一步，轉回樓上不提。

且說文新上了轎，轎夫腳快，不一時已到霍府。門役傳話進去，立刻中堂門已開了。把轎抬到後堂，下了轎，霍夫人已差掌房阿奶出來迎接。文新遂忙步進內堂，見了霍公夫婦，要行下禮去，霍夫人連忙用手扶住。霍公稱贊道：「我聞黃甥女得個異人，自前日見過佳作，令人夢寐思想，今日親見其人，果然名下無虛士，誠金屋阿嬌也。」

霍夫人道：「小女賤辰，小姐何得過費，兼勞文姐光降？」文新道：「家小姐多多拜上老夫人並小姐，恭逢小姐華誕，聊具菲禮，特命賤妾走候，幸恕不恭。」

霍夫人稱謝了，又對文新道：「小女弱質負病，日來支枕不能遠迎，靜依小間。敢煩上去相見。」使命小桃前引，轉過幾重迴廊，至一小閣。才上梯時，兩個丫環扶霍小姐立在閣門迎接。文新一看，只見那小姐生得絕色，眉黛似遠山，行雲如秋水，臉如桃花，唇似杏蕊。文新見了那霍小姐，不覺魂飛天外，遂上前相見。

霍小姐道：「賤妾抱恙，未便施禮。」便看座。文新道：「小姐閨閣名姝，賤妾青衣下隸，貴賤攸分，怎麼敢坐。」小姐笑道：「新姐是中州淑媛，光臨寒門，又是遠客，若說有上下之分，便是客氣話了。」

文新謙遜再三，方才坐下。說道：「家小姐多拜上小姐，說前聞玉體欠安，茲又幸逢誕日，謹備菲物二式，聊申一觴之敬。外有八行，奉候小姐。」遂取出玉娘的信，遞與霍小姐。春暉接來拆看一番，上寫道：

恭理誕辰，愧乏嵩祝，肅具色錦四端，新續六束，雖非廷溪霧谷之美，敢代一觴之敬，祈莞入之。特論文婢暫侍左右，餘情俱詳其唇吻叩之，自悉不宣。

愚表妹黃玉娘斂衽拜。

春暉看畢，微笑道：「怎麼勞姊姊這樣費心。」

文新吃了兩杯茶，就起身來觀玩。那閣子上面懸一匾額，上寫春暉閣三字，是太宗時魏徵寫的篆字，字跡蒼秀。閣前臘梅數株開放，滿院清香襲人。左右兩旁都是紅白梅花，四十餘株。閣後魚池假山，佳木奇花，不計其數。原來這春暉閣是霍公未第時讀書之處，只有生下一個霍小姐，並無男子，霍公夫婦愛之如寶，即以此閣字之，故稱春暉。與玉娘同庚，少玉娘一月，故稱玉娘為姊。做有詩文青樓集三百餘篇，淡雅俊逸，文如其人。平素與玉娘意氣相投，彼此傳題吟詠極多。近聞玉娘得了文新，心中十分想慕，要識一面，今早說她到來，喜出望外，病都好了九分。一見文新，你慕她愛，好像舊相識一般。文新見壁上掛一張古琴，便問春暉道：

「小姐，這琴外貌頗佳，不知音響何如？」春暉道：「琴音清亮，妙不可言。想文姐必然雅操軼倫，敢求賜教一曲何如？」文新道：「賦意初知一二，愧未知音，還求小姐賜教為妙。」春暉道：「雖習得幾曲，恐不入大方之耳。先請教過，自然也要獻丑。」

遂取下琴來，放在文新面前。文新推辭不過，只得叮嚀叮嚀和起弦來，及七弦和就，漫調一曲。

落花落葉亂紛紛，終日思君不見君。腸斷斷兮腸欲斷，淚痕痕上淚添痕。青山內外有白雲，白雲飛去青山在。我有一片心，無人共我說。願風吹散雲，訴與天邊月。相彈尚未終，淚滴冰弦斷。人道湘江深，不抵相思半。

文新彈罷，春暉愕然道：「怪哉，斯何調歟？」

文新笑問何故。春暉道：「適所鼓《湘妃怨》也。聆子之音，負方得宜，緊而不亂，慢而不斷，恰如水中之明月，難以捉摸，技至此神妙極矣。但和中帶哀，感憤抑鬱，若有憂患，我是聞聲而錯愕也。」

文新改容，笑對曰：「小姐能審音至此乎。」春暉道：「妾亦試操一曲，求改。」

隨即換轉坐來，叮嚀婉轉，慢調七弦，彈入正曲。其詞曰：

萬分咸亨兮，春風徐飄，金谷如綺兮，萬卉天嬌。欣欣兮鳥舌輕詢，陽春之佳麗兮，宜人事之逍遙。或命輕車，或棹仙舫，茶鏹黃碗，荒脯香醪，一飯一石，擲六呼麼，盡今宵之逸興，奚遑討人來朝。

春暉彈罷。文新道：「此乃《賀若曲》也。其取音圓而不方，緩而不急，如空谷流鶯，其喉婉轉，巧弄如簧，聲音之妙，至此神化矣。然彈實宮音而調暗流於角，清中帶和，和中藏哀，其亦有憂患將及者何歟？」春暉道：「妄自數日來，神魂不寧，舉止若錯，不意其音之反常也。」文新道：「賤妾妄談，未足據信。」

彼此談說投機，自晚飯後，直至三鼓，方才言倦。當夜另設一榻，在春暉牀前，相去二尺許。臥了又談，竟通宵不寐。看看天曙，披衣坐起，忽見她的養娘一路哭哭啼啼跑上閣來道：「小姐不好了，老爺不知為著何事，朝廷差官下來，將前後門圍得鐵桶相似，一個也走不出去。」

春暉文新盡吃一驚，一齊走下閣來，和老夫人哭著一堆。頃刻差官捧聖旨，霍公跪接。差官宣讀詔書道：

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公而忘家，誠百工之義，捐身為國，乃輔弼之忱。咨爾兵部尚書霍遠，不思世沐皇恩，乃敢與妖黨李施、邵玉等為朋，無君實甚。今特著錦衣衛官行拿，凡屬連身骨肉，不論男女，盡解來京，毋忽。

宣詔已畢，霍公方曉得是因邵玉株連的。校尉與知府入府查明親屬，霍公元嗣，只有春暉一女，使女文新和小桃兩個，共男女五人。因霍公夫婦說文新不是他家屬，那校尉反疑她是親女，不許釋放，將名單竟寫為親女兩個。點名家屬，霍公換了青衣小帽，夫人輩亦盡改裝，哭出堂前。霍公安慰道：「我自揣無罪，到京自有分辨，你們不用啼哭。只個文新是黃家外甥的人，如何連累她？」再三央求府尊。府尊替霍公轉求校尉，又送他千兩程儀。那校尉因是前兩番拿人不著，受過大累，今番決不容情，只是催他上船。黃公夫婦知這個消息，和翠樓、玉娘四乘轎子，趕到船邊。正校尉官在府堂吃酒未回，副的在船後巡察，不容四人近船。黃公急差人到家拿一百兩銀子送他，才許他到船邊相見。黃公與霍公講話，夫人與霍夫人講話。玉娘、翠樓一見文新淚出痛腸，三人哭做一堆，連春暉也是相向而哭。忽聽船上傳說差官將要下船，你們眾人快快回去。文新道：「小姐放心回去，我此去不過半年，自然無事回來。」又對翠樓道：「翠姐保重，還要你勸勸小姐寬心，不消太悲，後會有期。」春暉向玉娘道：「姐姐請回，不必過哀。但文新此去，自然設法護送她回來。」玉娘又悲痛起來不表。再言差官已到，大家乘了轎子匆匆別去。後來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